

独牙丐

上

中国现代小说名著丛书

沈从文著

I246.5

159

327

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

独手丐

上

还珠楼主 著



辽沈书社

1991年·沈阳

772850

独手丐(上、下)

Dushougai

还珠楼主 著

辽沈书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680,000 开本: 787×1092 $\frac{1}{16}$ 印张: 30 3/8 插页: 4
印数: 1—23,341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 彻 丁炳麟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孙东岩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版式设计: 赵耀今

ISBN 7-80507-075-X/I·38

登记号:(辽)第14号 定价:15.4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松荫下卧着一个断臂的乞丐.....	1
第 二 回	电光中瞥见一条黑影飞过.....	16
第 三 回	风雪中的贫儿.....	25
第 四 回	龙亭异丐.....	40
第 五 回	深林遇敌.....	51
第 六 回	五阴手.....	76
第 七 回	繁塔怪客.....	90
第 八 回	巧得千里马.....	105
第 九 回	姜小侠智伏群贼.....	120
第 十 回	铁牢中的小英雄.....	144
第 十 一 回	铁蜈蚣双环.....	160
第 十 二 回	凌空飞堕黄衣人.....	172
第 十 三 回	女侠龙灵玉与铁蜈蚣.....	188
第 十 四 回	渭南双侠初创红毛雕.....	197
第 十 五 回	刺客.....	211
第 十 六 回	小侠女初学钩连枪.....	228
第 十 七 回	松林中的黑影.....	241
第 十 八 回	良友重逢.....	261
第 十 九 回	幽谷异人.....	281
第 二 十 回	平空飞下擎云手.....	297
第 二 十 一 回	奇侠小癞痢与小哑巴.....	326
第 二 十 二 回	铁蜈蚣怒发七禽掌.....	337

第二十三回	众英侠大破郎公庙.....	351
第二十四回	小豪杰重返青山.....	371
第二十五回	锁心轮巧破五毒梭.....	385
第二十六回	会三雄月夜走荒山 开石钵禅林歼巨寇.....	401
第二十七回	扬枝裂石 侠丐创凶僧.....	421
第二十八回	箫声天际落 人在水中行.....	429
第二十九回	大雪满空山 地冻天冰良朋何处.....	458
第三十回	惊喜交集.....	476
第三十一回	风雪空山忽来良友.....	493
第三十二回	围炉煮酒共结情鸳.....	513
第三十三回	庆芳辰欢宴白莲磴 急父仇初试碧雷针.....	527
第三十四回	小双侠再遇王鹿子.....	544
第三十五回	传剑诀再见王鹿子.....	562
第三十六回	武功真谛.....	578
第三十七回	古洞飞身 凌空歼巨寇.....	598
第三十八回	孤篷夜话 截浪驶轻舫.....	614
第三十九回	临大敌 独挥双铁桨.....	631
第四十回	江心大战.....	648
第四十一回	人鱼的神威.....	663
第四十二回	截江开铁锁 浪花如雪火龙飞.....	681
第四十三回	小双侠初会童天保.....	700
第四十四回	黑店疑云.....	718
第四十五回	一个凶险的隐名老人.....	734
第四十六回	月夜渡江欣逢异士 鲸波剪寇快述奇情.....	755

第四十七回	珍重短长亭 良友殷勤分飞劳燕	759
第四十八回	涉长途小侠追异士 投旅店黑夜失同伴	777
第四十九回	颇有紫葡萄的异人	793
第五十回	入荆门欣逢奇女子 谒三老小住寿星坪	812
第五十一回	练水性 初学双剪手	829
第五十二回	岳阳楼上的遇合	848
第五十三回	独手丐大闹洞庭湖	865
第五十四回	小双侠倒反湖心洲	882
第五十五回	丽景幻繁霞 锦仗画船迎来祸水 深宵飞白刃 华堂红烛变起萧墙	895
第五十六回	桑盆子大斗地趟刀	917
第五十七回	巧除双害小侠立功 变起非常群贼大乱	932
第五十八回	破君山群凶授首	945

第三十一回 风雪空山忽来良友

前文沈鸿，冒着风雪，穿上雪里快，往寻姜飞，中途失足，跌晕过去。醒来见崔老人，守在房中，谈起姜飞，已拜异人为师，师父乐游子，对于门人，取才甚严。当日因见沈鸿义气，平日又极用功，心志也颇强毅，格外垂青，业已答应，等沈鸿伤好，便即拜师。

随又说起，新来师徒四人，连同姜飞，业已移居卧眉峰东南，二十来里深山之中，内中有人，与沈鸿还是朋友。当昨日沈鸿，闻得峰顶箫声，想要设法上去之时，来人知道峰顶高寒，罡风凛冽，无法上去，乐游子也不许人，强为所难，做那万不可能之事，本想劝阻，无奈背师行事，抽空来寻，不能久停。匆匆寻了一张破纸，写上几句，欲令沈鸿，守在洞中，不要远出，以防天气骤变，无意之中涉险。不料沈鸿，急于往寻姜飞，回来见洞中，不似有人到过，匆匆起身，一时疏忽，没有仔细查看。第二日由满山洪水中，冒雪归来，纸条业已被风吹落，始终不曾发现，虽然遇险，周身鳞伤，总算因祸得福，这且不去说他。

沈鸿因崔老人，不肯明言这师徒四人是谁，想来想去，只有大破郎公庙时，所遇一位姓棘的老前辈，和他门下小癞痢等三小弟兄，比较相似。但是双方，匆匆一见，姜飞因和万芳先走，还曾和他，谈了几句，自己到得最后，先只登高遥望。后来擒了伍喜老狗男女，赶往庙前，只在人丛中，看到两眼，经姜飞指点，互相含笑，点了个头，跟着人便不知

去向，如何会对自己，这样关心？万氏兄妹，相处日久，情份较深，虽然比较可能。但是行时，曾听万家母子说起，乃师侠尼花明，本年要往峨嵋青城访友，年内不会回来，就是移居武当，也在明年三、四月间。听崔老人口气，方才醒前，还有一同辈少年，以借铁笛为名，来此看望，好似一个少女，不是第一次来的那人。暗忖，来人不像棘家师徒，万氏兄妹，虽较近情，一则不会这样早来，万芳又是姜飞的未婚妻子，即便要来，应该是万英，对于自己，也恐不会这样关心。深更半夜，大雪荒山，并还刚移居头一天，便背了师父，人生路不熟，赶来探望，又是这等关切，断无此理。越想越不像，不由想到平日怀念的意中人身上，觉着前在老龙坡崖顶，所遇黑衣女侠门下两姊妹，比较相似。照此神情，也许对方和自己一样，一见钟情。乃师所居老龙坡幽谷，本极荒凉污秽，一无足取，这样几位前辈师长，多半相识。乃师和汤八叔，又是至好，也许听了八叔之劝，移居本山。只奇怪对方师徒，都是女子，共只三人。二弟已定拜在师父门下，师父对他，也极看重，怎会拜在别人门下？何况二弟最感激二位恩师，每一谈起，常时流泪，改拜别人为师，必非所愿。崔老人偏说得他那样高兴，是何原故？越想越不解，不便多问，一心只盼伤势稍好，早日赶往白莲磴，便可分晓。因夜已深，恐崔老人多劳，又不便再劝他睡，只得把眼闭上，寻思了一阵，也就昏沉睡去。

醒来见地火刚刚添旺，榻前放着一张竹椅，上面除茶水外，还有食物。右臂未伤，伸手便可取用。再看门外，雪光反映，天似早亮，雪还下个不停，崔老人已不知何往。心想，此老真个异人，若大年纪，独居深山，一点不嫌寂寞，所居不知是否也在峰顶？这样大雪，从所未见，似此高寒的峰

预，恐也未必容易上下，也不知他和师父，住在上面作甚？随将昨日所闻，重又仔细寻思，盼望太切，想了一阵，先觉所料不对。第一，姜飞不会改拜黑衣女侠为师；第二，照近来所见高人奇士，虽然磊落光明，不拘男女之嫌，对方总是一个少女，就算一见钟情，也不会背了师父，孤身一人，两次来此看望，末了一次，又是深夜。后经细想，崔老人口气，头次来的，虽似另外一人，不是女子。末了一次，决非男子，又有旧友之言，双方共只匆匆一面，意中人言动，虽极大方，不作寻常儿女子态，到底一面之交，这等关切，未免出乎情理，并且先将雪里快借去，后又借故前来。崔老人业已看出他的心意，并代隐瞒，可见双方，交情甚深，对我是极好。万一真是此女，自己身世孤寒，无才无能，自惭形秽，论哪一样，也配不上人家。眼看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中英雄，非但不敢作那婚姻之想，便是将来，借看二弟为由，前往相见，自己什么武功，都无根底，也不好意思，和人亲近。二弟和我，那好交情，师父业已答应收徒，对于二弟，又极看重，改拜他人为师，定必奉有师命，另有原因。这位老前辈，定是师父至交同道无疑。

这两个同门师兄弟，尚能抽空，来此看望，他为何不能走开。后来那位师妹。不知是否心目中人，这数日内，如再来此，见上一面，什么事，都可明白了。沈鸿先料第二次来的，是意中人，又是高兴，又是惭愧。及至几次盘算，又觉一面之交，不应如此，好些均与情理不合。可是除这三起师徒而外，别无相识。那位姓棘的异人，更连本人，均未对面。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胡思乱想了一阵，肚皮不由饿将起来，腹中又在作痛，似要便解。暗忖，崔老前辈，那大年纪，昨日蒙他照护了一日夜，此时必是因事离开。看他走时，

火添颇旺，木柴均经挑选，都是无烟而又耐烧的特产坚木。这一堆火，足烧半日左右，饮食齐备，样样周到。大小便污秽之事，不应亵渎尊长。经此一夜熟睡，好似伤痛大减，如其等他回来，必要由他扶抱，无法推辞，不如乘他，未来以前，先解了手，如能行动，索性穿好衣服，省得样样都要依赖人家。想到这里，试将手脚伸动，果比昨日好了多半，虽然有点疼痛，尚能忍受，一看衣服，就在旁边，忙即轻轻穿好。身上重伤之处，均经包扎，敷有伤药，看不出来，只见鳞伤甚多，动作稍急，仍是痛不可当，只得耐着心情，试探着，慢慢把衣服穿好，穿鞋下地，试出两腿尚能行走，只不能快，跨步不远。

沈姜二人，平日解手，均在坡下，到了门口一看，雪深已过三尺，但由门外起，直达台旁，上下开有两条道路，一通崖上，一通台下。石台离地颇高，以前多是纵跃上下，有一竹梯，轻易不用，业已深埋雪中。崖上却有一条山径，本是又陡又险，大雪之后，被人开了一条雪弄，宽还不到两尺，只可一人往来，路却好走得更多。雪虽未停，经过一夜北风，那雪随落随冻，初落的虽较松浮，只得薄薄一层，底下全都冻成坚冰，铁也似硬，无形中，成了一道矮的围墙，人行其中，决不致于滑跌下去。地面虽有数寸深的积雪，因那开路人，具有巧思，能够利用地形，遇到高处，用雪做成台阶，余者一律平坦，略微朝下倾斜。沈鸿仍用三截钩连枪拄地，缓步前进。看那雪弄，蜿蜒如带，通出老远，雪花迷目，看不清楚，知是崔老人所为，心更敬佩。

外面太冷，伤处又痛，又不愿污秽雪路，费了好些事，才寻到一个偏在道旁的隐僻之处。无奈积雪太深，身受重伤，不能跳纵，又费了好些心力，方始手足并用，咬牙忍

痛，连滚带爬，勉强由雪堆上面滚过。幸而下面，雪已冰冻，不会踏空，等到把恭出完，人已痛得发抖，雪风刺骨，手足皆僵。匆匆穿好裤子，还不敢走快，重又咬着牙齿，强提着气，一步一步，捱到原处，由雪堆上，溜将下来。连冷带痛，人已不支，勉强回到洞中，卧向床上，痛得发抖，隔了好一会，觉着稍好，一看包扎之处，已有血浸出。恐火要灭，又强挣下地，加了一些木柴，方始回到床上。忽想起崔老前辈，人甚刚直，对我十分爱护，看神气，伤势不轻，如其知我，去往崖上大便，定不高兴。不如把衣服脱去，能不使他看出才好。谁知受伤太重，脱比穿更难，仗着心细，又有耐性，重费了好些事才将衣履脱下。刚卧倒不多时，忽听门外，男女笑语之声，似由崖上一面传来。沈鸿一心盼望姜飞，和昨日看望的人，早日与之相见。来人语声，虽听不真，但已听出，内有两三个少年男女。料知不是姜飞，也有昨日来人在内，好生惊喜。正后悔方才不该把穿好的衣履脱下，这时重穿，非但痛不可当，无此勇气，其势也来不及。两次想喊，均恐冒昧，欲言又止，满拟来人语声，就在崖坡上面，转眼必到，哪知等了一阵，悄无声息，侧耳静听，只方才听到了两声，便无下文。

由小窗外望，北风越大，雪花飞舞如潮，仿佛风雪更大，听不出丝毫别的动静，实忍不住，连喊了两声，“外面是二弟吗？怎不进来！”声才出口，忽见风门开处，一条白影，已飞也似窜到面前。沈鸿见那来人，身材瘦小，穿着一身白羊皮的短装，头戴皮帽风镜，来势宛如一条银箭，也分不出是男是女，心方一惊。来人已低声喝道：“外面有人，恶斗就要开始，你这人怎不起来，这样急喊作甚？来贼都是著名凶人，还有两个异派妖道，被他听见，知道这里，

不会有什常人居住，一不小心，便遭暗算，何苦来呢！”洞中昏黑，来人由明入暗，先未看清沈鸿面目，又是冒了大雪，新由山外赶到，原在无意之中，把路走错，恰巧发现外面有人寻仇。敌人颇多，并还不是弱手，刚看出主人这面，业已警觉，埋伏起来。因想看看对面三人的本领，又想卧眉峰隐居的，决非外人，以前所见那人，不知是否在内？来敌虽然厉害，主人本领更高，如有准备，断无败理，用不着自己逞能出手，要是临时发现，隐在一旁，暗中相助，比上来动手，还好得多。心中寻思，见来贼已被崖上的人引开，随听洞中有人，连声急呼，贼党正由下面经过，恐被听出。心想，崖洞中人，必是自己一面，为何强敌寻上门来，丝毫不知，这样乱喊，恐将来贼惊动，匆匆开门走进。只见榻上，卧着一人，以为雪天贪眠，不肯早起，心还轻视，说到末句，忽然看出，沈鸿肩膀上，浸出一片血迹，并还有布包扎。上身衣服，业已脱去，好似受伤甚重，人的面目，也看出几分，刚咦了一声，还未开口，忽听远远兵刃交触之声甚急，忙说：“外面业已动手，听声音相隔颇近，方才贼党，业已被人引开，不知怎会折转？你身有伤，难怪不能行动。贼党人数较多，各位师伯叔，想必均在白莲磴，还不知道此事，我来时把路走错，到了峰下，方始认出。他们胜败难说，你千万做声不得，我看看去。”说罢，转身就往外走，身法快到极点。

沈鸿先听出是少女口音，十分耳熟，因来人头带风镜皮帽，面目全被遮住，看不出来。只知不是外人，方想请问姓名，忽然想起来人口音，已前听过，心中狂喜，想要开口，人已说完走去。来人不令出声，未便呼喊，想要起来，伤处又是奇痛难当。心正愁急，原来那着羊皮短装的，正是上次

大破郎公庙，在老龙坡崖上，所遇黑衣女侠的大女弟子，女侠樊茵。彼时匆匆相见，少年面嫩，未及请问姓名，谈了几句，匆匆分手。后听万英说，也和自己一样，并不知这两姊妹的名字，又不便向人打听，对方倩影，由此深印心头。明知本领不济，加以亲仇未报，匆匆一面，对方女中英侠，也决看他不上。不知怎的，偏是心放不开，昨夜遇救回来，听崔老人说，有人来访，为了相思太切，竟把来人，误会是她。后来越想，越觉不像，心肠便冷，只说不知何年何月，才有相逢之日，自渐形秽，并不想什别的，只求将来，学成本领，能与此人，常时相见，于愿已足。哪知竟出意外，果然是她，近来练了多日武功，虽比人家不上，要与贼党动手，自信尚能应付，偏巧身带重伤，行动皆难，如此文弱无用，对方岂不更加看轻。心正难过，又不知敌我双方，是何光景？听来人口气，分明敌人十分厉害，又担心姜飞安危，越等越心焦，一时情急，竟不顾伤痛，二次咬牙强忍，把衣履重又穿上。心想，自己不能对敌，暗器终可发放，刚把姜飞留在洞中的暗器，连同自己所有，带在身上。因是伤痛难忍，想稍为缓气，再往洞外窥探。

猛瞥见桌上瓦壶上面，有一纸包，上写青灵丸。旁有小字，大意是说，此药专治伤痛，其效如神，命万芳送来，交与崔老人，等沈鸿醒后吞服，赠药的人，正是侠尼花明。心中一喜，刚拿起一把瓦壶，想倒水吃，又闻到一股药香，想起崔老人昨夜曾说，这第二次药，要经六个时辰再吃的话，照此情势，必是万芳送药来时，见自己睡得甚香，也许受了崔老人的指教，想等自己醒后同吃，故未惊动。如今伤处崩裂，痛不可当，此药正好用上，忙将丸药，一同服下。因要照崔老人昨夜所说服法，服药之后，还要调神运气，静坐一

会，方始生效，当时还不能出去。只管心急，但知伤势厉害，好些地方，业已裂口，万一伤后受风，更是危险。只得勉强忍耐，缓缓运用真气，在全身游行了两遍，开头还觉伤痛难忍，等到真气调匀，运行了两转之后，人便轻快许多，知道那药灵效。方才所闻兵刃交触之声，早已由近而远，此时已听不出。料知来贼，已被自己这面打败，也许逃走，正在追赶。否则，崖洞石台上面，积雪已被崔老人，扫去好些，并还开出一条雪弄，洞口又有风门，一望而知内里住得有人，来贼何等凶恶，断无放过之理。自己这面如败，决无如此安静，又想诸位师长在此，不容外贼。来此猖狂。就是往白莲磴，访友聚阔，也必回转，来贼必是不知细底，冒失来此生事，只要有人一说，凭各位师长的威名，吓也将他吓退，越想越心宽。只是想见意中人一面之心太切，又想询问姜飞昨日遇险得救经过，花明师徒，怎会来此？还有一人是谁？是否意中人，能否长居本山，还走不走？只顾盘算，勉强运完两遍气功，觉着身上伤痛，已好得多。缓步走动，也不似第一次下床吃力，正想快要痊愈，忽听身后，一声冷笑，同时，觉着冷风吹进，打了一个冷战，心疑方才那人，去而复转，全没想到别的。刚一转身，目光到处，瞥见身旁，立定一人，一手拿着一根峨嵋刺，也是皮衣皮帽，头带风镜，并有一双雪撬，夹在腋下。另一手刚刚扬起，刚看出来人，是个男子，未等发问，耳听对方狞笑道：“原来是你！”听去十分耳熟，还未想起是谁，来人左手扬处，猛闻到一股香味，人便倒地，不省人事。

隔了一会，耳听身旁有一女子说话，睁眼一看，不禁喜出望外，原来对面立的，正是方才想见的人。自己卧倒在雪地里，刚被扶起救醒，旁边还倒着一具贼尸，雪地已被染

红了一片，刚说得一句，“多谢姊姊，小弟怎会来此？”随声答道：“小妹樊茵，沈兄你虽不该带伤起身，也全仗此一来，保住性命，否则，你伤口已合，衣服未穿，被这狗贼擒出，就不冻死，伤口受风，也极危险，都是妹子一时疏忽，只顾赶往前面接应，忘了照护。后来想起，来贼共是六人，怎会少了一个戴皮风帽脚踏木滑板的，心中生疑，恰巧崔老人赶回，发现贼党，先作长啸，向二位师长报警，再赶上前去相助。这时，姜师弟和万氏兄妹，本是禀师旨意，来此看望沈兄，在半山上，发现来贼，生了疑心。先拿不准是敌是友，见来贼只一个戴皮风帽的，带有雪撬，又均飞身雪上，如履平地，又认出内一妖道来历。自家人少，恐沈兄受害，难于兼顾，于是由他为首，分成两面诱敌，引往远处，小妹由洞中赶出时，因觉敌人势盛，赶往接应，没想到此贼，乘虚而入，用迷药将人迷倒，本意带往隐僻之处，拷问虚实，再行加害。见我追来，又听崔老前辈长啸之声，登高遥望，同党五贼，和崔老人，刚一照面，便被空手抓死了一个。三小兄妹，无一弱者，妖道本占上风，自被崔老人，接住一个，便现败象，那贼看出形势不妙，慌不择路，滑雪飞驰，赶到这里，正下毒手，被我接连两飞针，打中要害，跟着一剑杀死，这里离开战场，已七八里，沈兄伤重，不便行动，我捧你回去吧！”说时，人已被樊茵，双手捧起。地上飞贼，也看出是前在少林寺，所遇飞贼，黑蝴蝶唐飞，心虽欢喜，老大不是意思，本想辞谢，无奈樊茵，抱持甚紧，休想挣扎分毫，只得连声称谢，不再抗拒。

隔着皮帽风镜，虽看不出对方面目，但那剪水双瞳，和那玉雪一般的面容，依旧可以看出两分，尤其是那谈吐的大方，意态的诚恳，从来不曾见到。双方虽穿着重棉皮衣，不

知怎的，依傍之间，竟平添出许多温情暖意，说不出的一种亲切舒服之感，连伤带冻，早已忘了一个干净。樊茵和同门师妹，杜霜虹，一是人家孤女，从三岁起，便受继母折磨，一是人家私生弃婴，只差一步，便为野犬狼虎所食，都是身在万分危急之中，被黑衣女侠，得信赶去，将其救走。稍为到晚片刻，便遭惨死，黑衣女侠，又最爱这两个门徒，因此师徒情厚，亲逾母女。

但是黑衣女侠，光明磊落，从无男女之嫌，同道之友，时有往还，一聚便是多日。二女从小习惯，没有城市中女子习气，天性又极义侠。上次在老龙坡，双方相见，虽不似沈鸿万英那样，对她姊妹，一见生情，心生爱慕。但因近年跟着师父，隐居练剑，不似小时，常有师执同道来往，尤其像这两个英俊少年，初次遇到，回去一谈，虽觉沈鸿，一个男子，那样怕羞，见人连话都答不上来。便是万英，虽比沈鸿稍好，照样面嫩，言动也有好些矜持。双方见面时，杜霜虹还说了个假名字，沈鸿连她姊妹名姓，都未及问，便各分手，想起好笑，可是心中，却生了好感。

这次樊茵，因乃师先和侠尼花明约好，今冬明春，去往峨嵋青城访友，先到先等，不见不散。就便往寻黑衣女侠的老友乐游子，一谈别况，哪知郎公庙事情刚完，不知怎的，竟被崆峒派余孽，凶僧五云和楚三才，访出他师徒三人下落。本来邪正，不能并立，昔年又有不世之仇，黑衣女侠老龙坡谷底练剑，便是为了将来除害，先作准备。师徒三人，先还不肯示怯远避，后经独手丐杜德诸侠，亲往力劝，恐其不听。杜德知道女侠，和二师兄乐游子，交情最深，彼此时常想念，人已移居武当卧眉峰。又听风声紧急，崆峒派中长老，长脚道人，也有要来的话，并因女侠师徒，不是好

惹，上次郎公庙遭了惨败，格外小心，除为首几个凶孽之外，又多约了几个异派中的能手。他师徒人单势孤，关中诸侠，多半有事，还要帮助汤八夫妇，往黄河两岸开垦，无暇兼顾。

敌人不来则已，来人必多，尤其是凶僧五云，和楚三才，两个凶孽，远在二十年前，便看中黑衣女侠美貌，双方成仇也由于此，虽然对方，年过半百，一则昔年仇恨太深，女侠人又生得年轻，望去还似一个未满三十的美女，因此必欲得而甘心，如在群贼尚未合谋以前，先将这两个凶孽除去，要少好些事故，省得大家救助各地灾民，尚且来不及，还要为这般凶孽，多费手脚。独手丐席洒，劝他师徒不听，因有要事，往还秦岭，算计贼党，明春方始大举，准备到时，再赶回来，匆匆先走，杜德正想赶往武当，请乐游子来，将女侠约往山中同居，以应昔年之约，免他师徒，势孤人少，性又刚烈，受人暗算。还未起身，忽接汤八飞书告急，说有好些贼党，想报郎公庙之仇，去往垦地扰闹。并说，长脚道人，因觉上次郎公庙，惨败不久，业与对方约定，明年重阳，在庐山五老峰比剑，人还不曾约齐，不应又去生事，得信再三告诫，不许门人后辈多事。凶僧偏仗恃尽得师门真传，骄狂任性，见乃师不肯出手，竟自阳奉阴违，仍在暗中约人等语，为首妖师不来，虽好得多，凭黑衣女侠的功力，也能应付，但是老龙坡后谷底，黑暗低湿，景物荒凉，直非生人所居。

当初他师徒，原因一句戏言，和人打赌，来此练剑，如今时期已过，正好迁移，还有两小姊妹，到底功力还差，遇见异派中长老，恐非敌手。在仇敌未来以前，迁往别处，还免对方说是怕他，汤八夫妇之约，关系好几千人身家安危，关系更大，不能不去，只得假托乐游子所差，命那人往寻女